



黑 虎 岡

· 陈佐辉改编 沈之清整理 ·

故事会小丛书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故事是根据独幕歌剧《三月三》改编的，是一个革命斗争故事。

故事描写一九三二年，红军某部女交通员奉命乔装民女，通过匪区递送一份重要的作战计划。在途中由于叛徒告密，情况极为危急，这时候红军侦察队长赶到，并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机智勇敢地战胜了敌人，使交通员安全通过匪区，完成了任务。

统一书号 T10077·1042

定价(四) 0.04 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 黑 虎 冈

陈 佐 辉 改 编
沈 之 清 整 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1964年9月第1版

1965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80,001—128,000册

开本850×1156毫米 1/64

印张5/16

字数8,000

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黑虎岡

陈佐輝 改編 沈之清 整理

一、下 山

在江西省东北地方有一座非常险要的大山，叫五虎山。这五虎山是我工农红军的革命根据地，有一个团的红军驻扎在山里。一九三二年，国民党反动派梦想一口吞掉山里的红军，调来了几万人马，将五虎山团团围住，封锁了个水泄不通。

山前有一个村庄，叫黑虎岡，是个交通要道。红军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联络站，开了一家酒店，任务是探听白军消息，掩护交通员传送情报。自从白军把山围困起来以后，这联络站的工作就暂时

中断了。

这一天，正好是三月初三，按照当地的老习惯，做媳妇的都要在这一天穿红着绿走娘家。因而在这交通口上，一清早就人来人往，热闹起来了。

可是，一会儿工夫，“呼……”“叭……”一阵枪响，村前村后突然布满了白军岗哨，到处捉拿走娘家的青年妇女，弄得村子上鸡飞狗跳。只听见白军在喊：“前面这穿红衣裳的站住！”“把那个着绿裤子的抓起来！”“抓起来！抓起来！”

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原来白军从一个叛徒那里得到消息：昨天半夜，红军有一个女交通员乔装走娘家的青年妇女，由五虎山下来，送一份重要的文件到闽北去，今天早上一定要路过这里。所以白军不管青红皂白，凡是穿红着绿的青年妇女全都要抓。

山下红军联络站有两个工作人员，一个男的，叫杨大良；一个女的，叫吴桂芳，是夫妻。他们从两个来酒店喝酒的白军口里探听到，有位红军女交通员下山，是叛徒告的密，还听说这个叛徒穿的

是一身白绸衫裤。现在，白军封锁得这样严，女交通员又下落不明，心里真着急。杨大良还关照吴桂芳，那个叛徒可能晓得这里是联络站，要格外提高警惕。

大良正准备出去打听一下消息，只看见一个中年男人，头戴草帽，穿了一身白绸衫裤，手里摇着一把白折扇，口里哼着小调，大摇大摆地走进来。会不会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他就是那个叛徒呢？大良朝桂芳使了个眼色，桂芳马上迎上去：“先生，请坐，吃酒啊！”那个人朝屋里扫了一眼，对大良看了看，说：“唔，有啥好酒啊！”“您要啥酒？”“有葡萄露、状元红吗？”“有啊！”“给我对半斤。”“先生，您要怎么对法呀？”那人又用眼角瞟了周围一眼，看看没有别的人，说：“三两半葡萄露，四两半状元红。”“要啥菜？”“来只凉菜，笋干拌芥菜。”这些话是联络站接头用的暗语，那个人答得一点不错。自己人嘛！桂芳就要上去相认；不过再一想，万一是叛徒在搞鬼呢？又犹豫起来。这时候，大良已经跨前一步，拔出手枪对准那个人说：“喂，朋

友，不要和我来这一套。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们走不了，你也休想活着回去！”那人一点儿也不惊慌，反而笑着说：“楊大良同志，你做得对。”就从口袋里掏出烟盒，抽出一支香烟给大良。大良馬上把香烟一折两段，抽出来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：

楊大良、吳桂芳同志：

今特派周洪亮同志来你站，到时一切听他指揮。

何 濤

大良认得这是山上紅軍何政委的笔迹，就一把握住周洪亮的手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同时把纸条递给桂芳，馬上烧掉。周洪亮说：“我軍为了爭取反‘围剿’的胜利，拟了一个重要的作战计划，昨天夜里特地派交通员刘英下山，迅速送到闽北司令部去审查；可是山上出了叛徒，是一个文书，叫吳宝财，他竟连夜投敌告密，所以情况非常危急。我就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幸好叛徒不晓得有这个联络站，你们可以照常工作。”桂芳听完就问：

“那末你怎么这样快就下来了？”“我是抄小路从白虎岭过来的。”桂芳听说是白虎岭，一惊，问：“我们白虎岭布满了地雷，你怎么过来的？”周洪亮笑着说：“那怕啥！地雷就是我带同志们埋的，还能不知道吗？”大良和桂芳这才明白，他就是山上赫赫有名的侦察队长老周同志。有了他，象来了一连兵力，敌人就好对付了。

这个时候，外面又响起了一阵枪声。周队长马上说：“我现在的身份是马家堡马专员的上尉副官，以后叫我马二爷。”“那个真的副官呢？”“昨天下午被我们抓上山了……”周队长说到这里，只听、见一片叫喊声：“站住，站住！”“抓住她，不要让她逃走了！”周队长正要赶出去看，突然有一个穿红衣裳的青年妇女冲了进来。

二、斗 智

这是啥人？就是白军到处搜查的交通员刘英。周队长拉住她说：“快，刘英同志，快脱掉红衣裳！”刘英看见是周队长，晓得他是特地来帮助自己的，

就赶紧把外面的一件红衣裳脱掉，一面脱一面还对大良和桂芳看。周队长放低了声音说：“自己人。快，再把文件换个地方！”刘英把脱下来的衣服交给桂芳去收藏，又赶紧从发髻里取出文件，藏到鞋子里。这时候，白军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周队长把刘英拉到桌子边坐下来，装作喝茶的样子，又轻声说：“现在你是我的侄女，姓马，叫我二叔。”说完，白军的刁连长，外号叫吊眼狼的，带了一伙白匪兵杀气腾腾地闯了进来。

几个白匪兵一进门就喊：“不许动”“不许动”，并把枪对准了酒店里的四个人。这桂芳穿的也是一件红布衫，一个白匪兵看见了，以为她就是要追捕的红军女交通员，正象发现了宝贝一样，指着桂芳说：“就是她，就是她。”吊眼狼盯着桂芳看了一会，问：“噢，你叫啥名字，到这里来作啥？”“哈，你问我呀！树有根，人有名，啥人不晓得我吴桂芳是这酒店的老板娘！”“哼，一张嘴巴倒厉害。我问你，刚才为啥在外面跑？”“啥，在外面跑？我店里的生意还来不及做呢！跑到外面去作啥？”“那末刚才有

啥人来过？”“啊呀，长官，你真是越问越怪了。我们开酒店的，要是没有人来，叫我们喝清水啃石头啊！”“他妈的，少废话，我是问你刚才有啥人来过！”“噢，刚才嘛，有两位老总来喝过酒，还没给钱呢！”“混蛋，你瞎缠点啥！还有啥人？快说！”“还有嘛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就是这位马二爷啦！”吊眼狼一进来，早就注意了周队长和刘英，这时候就走到周队长面前，问：“你是作啥的？”周队长用眼角瞟了他一眼，也不答理，慢吞吞地从衣袋里抽出一张名片交给吊眼狼。吊眼狼接过名片一看，上面印着“马世杰”三个字，吊眼狼想：马世杰是马家堡马专员的上尉副官嘛！虽然没有见过，但听说不是一个好惹的。不过，他忽然跑到这里来作啥呢？眼前这个马世杰会不会是共产党冒名顶替的？倒要小心。所以两只贼眼盯着周队长，从上看到下，又从下看到上。周队长也知道他是在疑心自己，把帽子朝上推了推，说：“怎么！难道不象吗？”吊眼狼也不正面回答他的话，指着刘英问：“她是啥人？”“我的侄女素梅。”“作啥来的？”“刚刚从婆家接回来

的。怎么！不能接吗？”吊眼狼看周队长的口气蛮硬，有点象大副官的派头，不过还不能轻易相信，何况他还带了一个女的，万万大意不得，所以换了一种语气说：“馬先生，兄弟奉命抓一个送信的女共产党，在这条大路口上，你侄女有嫌疑，我们要搜一搜。”周队长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朝台子一拍说：“哼，刁连长，你要抓共产党，也要看看我是作啥的！在军队里，我是馬专员的上尉副官；回到乡下，我也有查访共产党的职责，大家都是脚碰脚的，想不到你抓共产党竟抓到我的头上来啦！真是有眼无珠！”吊眼狼还是不肯让步，说：“馬先生，这叫警察打他爹，公事公办，請包涵一些。”说完，对白匪兵一挥手，又喊了一声：“搜！”周队长猛地掏出手枪：“姓刁的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馬某也不是好惹的，你不讲交情，我这个朋友可不认人的！”说完，“啪”地把手枪往台子上一摔。那些白匪兵一看，吓得倒退了好几步。

吊眼狼心里想：他要真是馬世杰，这馬专员身旁的红人，倒也不好得罪，只好软了下来：“呵……

馬先生，不要誤會，不要誤會，請坐，請坐。”周隊長也乘風收篷，說：“你也請坐。”

吊眼狼一屁股坐了下来，一对贼眼还是盯牢刘英“骨碌碌”地转，看见刘英鞋子上沾了不少泥土，心里更加怀疑。有心再试一试，看这个馬副官到底是真是假，就假惺惺地问：“呵呵呵，馬先生，馬专员从省里回来好多天了吧！”“唔，二十多天啦！”“喔，听说馬专员这次回来和我们旅长换帖子、拜把子啦！”周队长听得出吊眼狼是在试探自己，一面摇着折扇，一面故意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：“喔，不知道哇！”吊眼狼面孔一翻，“啪”地站了起来：“啥，这么一件大事，还請了客，你这位大副官会不知道，你在作啥？”“哼，笑话，难道我作啥还要向你报告啊！我问你，請客那天你去了吗？”吊眼狼拔出手枪，对准了周队长，说：“少废话，现在是我问你。”周队长眼睛一瞪，开口就罵：“混蛋！告诉你，那次碰头名义上是拜把子，实际上是一次秘密会议，你这样到处乱讲，是不想活啦！”吊眼狼听到“秘密会议”几个字，馬上想：唷，这样看来倒实在

是真的馬副官，否則他怎么会知道？倒是自己失言了，让他抓着小辮子。所以即刻紅臉變白臉，趕緊道歉說：“嘿……兄弟不知道。請原諒，請原諒。”周隊長鼻子里哼了一聲，說：“小心點，不要把鼻子伸得太長，挨不着你管的事，我勸你少管管。”“是，是。”

這個時候，劉英乘機立起來說：“二叔，我們該走啦！”“嗯。刁連長，再見了！明天有空到我家來喝茶。”吊眼狼想：雖然這位馬副官看上去十之八九是真的，不過萬一是假的怎麼辦呢？還是不能讓他走。好在我已經派人去叫吳寶財，只要等他一到，肯定不是共產黨假冒，再放他走也不遲。所以裝作客氣的樣子，挽留他，說：“馬先生，再坐一會嘛，還早哩！”“不坐啦，這樣兵荒馬亂的年頭，我婆婆怕早就等急了。”說完就要走。吊眼狼也急了，只好說：“馬先生，你是自己人，和你說明了。在沒有捉到女共產黨以前，這裡誰也不能走，要請你暫時委屈一下了。”“啥？照你這樣說，你今天捉不到，我今天就不能走？”“不不不，兄弟已經去請一個人，

他一到，馬上派人送兩位回去。”吊眼狼說完，別轉身體問門外的白匪兵：“吳先生來了沒有？”“報告連長，吳先生馬上就到。”

啥？叛徒吳寶財馬上就要來！周隊長想：他認得我和劉英，一來事情就棘手了。這個時候，外面又有一陣槍聲，吵吵鬧鬧地亂成一片。吊眼狼問：“什麼事？”“報告連長，是那些抓來的婦女在鬧。”“飯桶，槍斃她們幾個，看她們還鬧！”吊眼狼一面罵，一面走了出去。大良乘機拎了一把茶壺過來沖水，低聲對周隊長說：“周隊長，文件讓我去送吧！”“不行啊！這是單線聯絡，你送不到的。你趕快帶了手槍和紅衣裳出庄去，先把那叛徒吳寶財打死；再想辦法把敵人引到白虎嶺上去中我們的地雷陣。快……”周隊長還沒有說完，吊眼狼已經叫罵着回來。

周隊長顯出無聊的樣子，叫桂芳拿酒來喝，又對刁眼狼說：“刁連長，今天難得相見，兄弟請你喝一杯！”吊眼狼是個愛酒如命的人，現在一聽見喝酒，酒蟲就索落落地爬到喉嚨口，不过他還要假客

气一番：“馬先生，兄弟公務在身，噯噯，你也太客气了，噯噯，兄弟就……就奉陪、奉陪。”桂芳赶紧送上两壶酒，一碟子酱黄豆。周队长面孔一板：“混蛋，这菜怎么請刁连长下酒，你们存心要我难看！”“馬二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店小备不起荤菜。”“啥？我难得請刁连长一次，沒有荤菜怎么可以？还不叫你老板去买几条鲜魚来。”大良知道这是周队长让自己脫身去截住叛徒，再引白軍上白虎岭，所以赶紧答应一声，假装害怕的样子拿起篮子就走。吊眼狼心想：这顿白酒落得吃，有魚当然更好，又看大良是个男的，也就沒有说啥，让他走了。

三、脫 險

周队长斟滿了两杯酒，说：“来，来！刁连长，我们先喝起来！”“好，好。”两个人虽说在喝酒，不过肚子里各有各的打算。周队长想的是怎么样脫身，好让刘英快点去送文件。吊眼狼在巴望叛徒吳宝財早点到，要是这里有送文件的共产党，那是最好，馬上就可以升官领赏。要是沒有，也可以立即

去追，用不着在这里磨时间。还有这位馬副官，万一是共产党假扮的，那更是彩上加彩，我说不定还能一步登天呢！

吊眼狼正喝得起劲的时候，一个白匪兵进来：“报告连长，吳先生到！”“快請他进来，把那些抓到的妇女也带上来！”周队长一听：啊，叛徒来了！怎么，大良沒有把他干掉？现在馬上就要见面，怎么办？再一想，有办法，于是跟着吊眼狼走到門口，朝旁边一立。

那末叛徒怎么会来的呢？大良怎么沒有把他干掉呢？原来这叛徒实在狡猾，有意不走大路，绕圈子兜小路过来，所以沒有碰到大良。现在奉命到酒店来认共产党的交通员，心想：这还不容易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所以他非常得意，骨头轻得沒有三两重，大步地走了进来。看见吊眼狼，馬上弯腰屈背，打躬作揖，讨好地说：“对不起，刁连长，兄弟来迟，劳您久等了！”吊眼狼说：“吳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，认出共产党，团长有重赏。”“是，是。”

吳宝财这个时候才直起身体、抬起头来。周队

长还立在門旁边，叛徒看不见，却一眼看见了刘英，心里开心啊！她就是共产党！叛徒正想开口，后面忽然有人在他肩膀上“啪”地一下。他连忙别转头去，一看，啊？是周队长！怎么刁连长不晓得？赶紧喊：“刁……刁……”可是，周队长已经拔出手枪对准叛徒，说：“吳宝财，原来是你呀！三年前我大哥馬世英死在你这共产党的手里，我到处找你，想不到今天自己送上門来了！”吊眼狼连忙解释说：“馬先生，不要误会，他已经过来啦，都是自己人。”吳宝财听见吊眼狼叫周队长“馬先生”，又说是“自己人”，知道吊眼狼受了骗。现在只要我一点明，两个共产党就一个也逃不了。这时候，周队长把枪收了回去，叛徒定一定神，赶紧说：“刁连长，他……”周队长当然不让他开口，馬上又露出手枪：“怎么，你这小子还想找死啊！我是看刁连长的面子饶了你，你还要怎样？”吊眼狼也插进来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大家看我面上，说过算过。”吳宝财当然不肯算，还是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他他是……”正在这紧张关头，只听得一声：“报告连

长，抓到的妇女已经带到！”“带进来。”周队长冷冷地说：“吴宝财，我们私人的事今天先搁一搁，以后再谈。现在你睁开眼睛认认清楚！要是放过了共产党，再吃里爬外，当心你这条狗命！”周队长这是一语双关，吴宝财心里完全明白。浑身一阵冷，一阵热，不晓得怎么好。偏偏吊眼狼当是“马二爷”说的真心实话，连连点头说：“对，对！”周队长就乘机站到吴宝财的背后，用袋里的手枪顶住吴宝财的后腰，说：“认吧！”吴宝财吓得象得了软骨病，站都站不住啦！心里想：指出刘英来吧，我这条命马上就要报销；不指出来吧，以后还抓得到啦！这次是我报的信，抓不到她，刁连长怎么会放我过关。再说，今天放过了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放过我。怎么办？想来想去，没有两全之计。不过，现在总还是保命要紧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就忽然捧牢了肚皮，“喔唷哇，喔唷哇”地叫了起来。

吊眼狼回过身来问：“吴先生，你怎么啦！”“喔唷哇，我我我……肚子痛，刚吃饱了饭就赶路，大概得……得盲肠炎啦！”吊眼狼面孔一板就骂：“真